

王安忆

『拾穗者』

葛红兵／主编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

【经典】

文库

荒山之恋



葛红兵主编

“拾穗者” 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

王安忆

荒山之恋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荒山之恋/王安忆著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2.8
(拾穗者文库/葛红兵主编)

ISBN 7-5059-4120-8

I. 荒… II. 王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3246 号

书 名	荒山之恋
作 者	王安忆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75 千字
印 张	5.25
插 页	6 页
版 次	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10,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120-8/I·3210
定 价	13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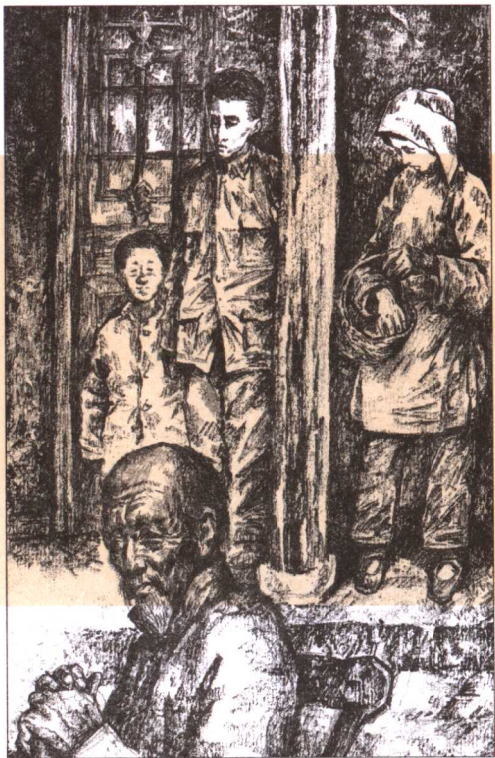
欢迎惠顾我社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“拾穗者”

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

书 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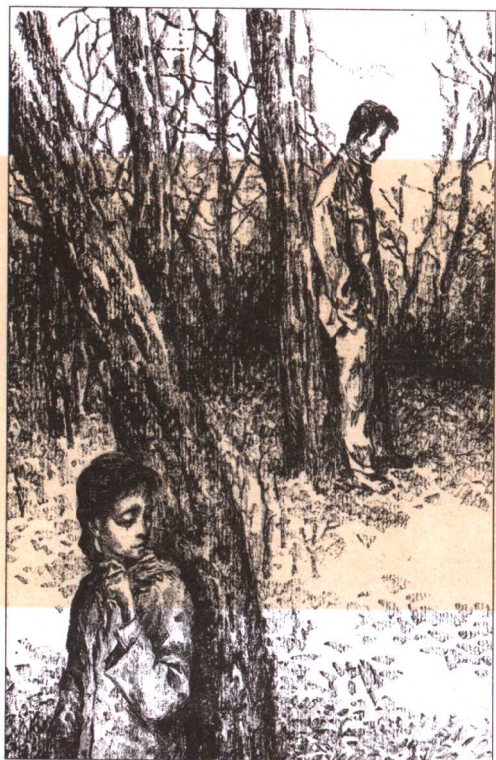
荒山之恋	王安忆
忆秦娥	孙甘露
逆行精灵	迟子建
遗忘	李洱
孽犬阿格龙	邓一光
美女岛	陈村
太阳照在天鹅洲上	刘继明
九三年的后半夜	鲁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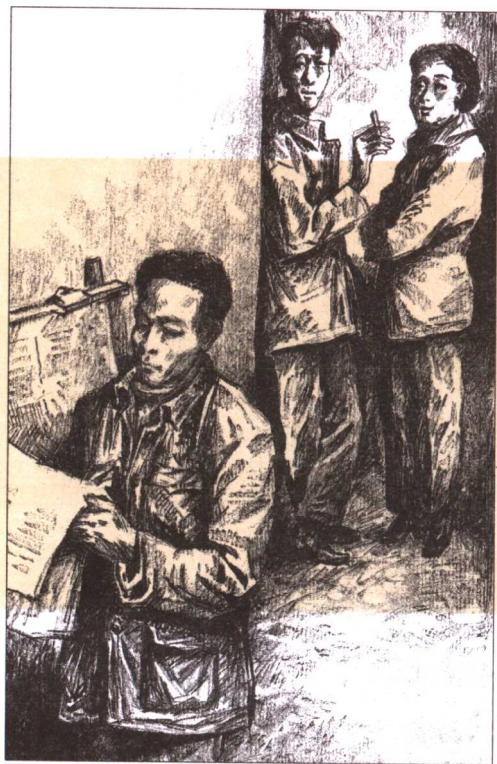
他想起老家那所森严的宅子，堂屋正中永远端坐着的祖父，眼睛在鹰钩鼻子的两侧射出犀利的光芒；高墙深深围起的天井里，父亲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地飘过；母亲被辛劳压弯的身影，活动在每一个最阴暗的角落；一群或是缄默或是嘈杂的弟妹，全有着猫一样夜里明亮、日里黯淡的眼睛……



觉得最好玩儿的游戏，莫过于和男人周旋了。她决不是坏心肠的女孩儿，心底深处还可说是很善良的。可她就是喜欢玩，并且玩得很真诚，很投入，很忘我，很用性情，那就奈何她不得了。她不是存心要刺伤男孩儿的心，只是为了乐。



她已经在树丛后面看了他多时，见他哭得心碎，极想过去安慰他，可又想：既是一个人悄悄地跑到此处来哭，必定是有着不可言说的心事，去打扰他反而不好了。于是便想走开，可是他的哭泣又叫她柔肠寸断，一步也挪不动了。



他觉得同事看他的目光有些诡秘，像在探究什么，又好笑什么，心里十分不自在。天生他又不善和人相处，在一起总是紧张，不如自己独处的自在。可依然极不舒服的坚持着不回自己屋里去。

第 一 章

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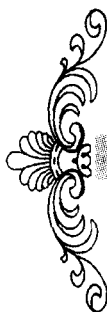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，一曲《新疆之春》便可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了。

二

一个颀长纤弱的少年，肩上斜背了一个大行李袋，跟着早年就离家出门的大哥，进了上海，将一所高大而阴森的宅子，留在了身后。

中午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，那是一双长久地呆在黑暗中的眼睛，在暗处猫似的发亮，到了明处则黯淡并且惶惑了。脸很苍白，太阳不均匀地留下痕迹，红晕得病态了。

高大魁梧的大哥直向前去，人群到了他面前便会自动让开似的。他却总是和别人碰撞，在碰撞中永远成不了胜者，而最终被挤开，让在一边。于是他便永远走不了直线了。大哥回头找不见了他，待到找见了，便抓住了他的





手。他纤长的手指被大哥宽厚而温暖的手掌紧握着，方才有了安全感。他很感激地看着大哥，心里有许多谢意，却因为害羞，一句也没有说出，那手在大哥暖和的掌握里，又是幸福又是发窘，微微地出了汗。

大哥怜惜地捏着兄弟的手指，细长却结实，手指肚圆圆的，包住了剪得短短的指甲。

“是一双拉琴的好手。”他心里说道，又将那手紧紧地捏了一下，那手谦卑而羞怯得一动不动。他不由得感动了。他想起老家那所森严的宅子，堂屋正中永远端坐着的祖父，眼睛在鹰钩鼻子的两侧射出犀利的光芒；高墙深深围起的天井里，父亲像风一样没有声息地飘过；母亲被辛劳压弯的身影，活动在每一个最阴暗的角落；一群或是缄默或是嘈杂的弟妹，全有着猫一样夜里明亮、日里黯淡的眼睛……

“累不累？”他回过头问兄弟，声音极其洪亮，驱散了四下里卑微琐细的噪音。

“不累。”他轻轻地回答，乡音如歌似的掠过。

大哥微笑了：“累就说话。”

“好的。”他垂着眼睛回答，两只穿着圆口黑

布鞋的脚努力交替着，以跟上强壮的哥哥。

他们搭上了电车。电车沿着轨道，热热闹闹地开走了。他和大哥分开坐着。隔着过道。后来，大哥旁边空出一个位置，他极想过去，和大哥坐在一起。可他下不了决心，他怕还没到达那里时，车子又开了，他怕自己会站不稳跌倒，并且，他很害羞。大哥离家的时候，他仅三岁，只知道大哥去上海学美术，不知怎么又去了苏北，到了新四军，在了新安旅行团，后来又去了上海，却拉小提琴了。再后来，就回了家，在家只住了三天，将他带了出来。大哥于他，像是个陌生人，可是，也许是血缘的关系，他从心里爱大哥，想和他亲近，却又胆怯。他不敢看大哥，偏过大哥的肩膀看对面窗外的景色。那么多的人和那么多的东西，眼花缭乱，他的眼睛抓不住一件实物，所有的人和东西汇成一条五彩缤纷的河，从他眼睛里流过。太阳闪烁得目眩。虽只隔了一个夜晚和一个早晨，可那大宅子和里面的一切，就如上一世的事情了。他如同回想上一世那样恍惚却清明地看见了祖父的鹰钩鼻，总好像要啄着什么似的，它离间了两只本是接近的眼睛，那眼睛便各自活动着，再也亲善不起来了。他看见了





妈妈，妈妈将一个小布袋挂在他的脖子上，里面装的是五块钱。她的手触到了他尖锐的锁骨，尖锐的锁骨触到了她柔软的手。他再也拂不去那触摸了。

“下车了。”大哥的声音穿透了蚊子呻吟般的噪音，使他哆嗦了一下。

他站在大哥墙似的背脊后面等候车停，心里微微地紧张，生怕来不及在车门关上之前跳下车。他注视着车门，拽紧了斜在肩上的行李背带，那背带正横过母亲触摸的地方。

车门在他身后关上了，他还未喘出一口气，大哥已经开步了。没有人能阻挡大哥，却永远有人碰撞他。看到有人朝这里径直而来，他预先就做出了退让的姿势，那人便理直气壮地将他拨开了。他躲闪地走着一一条弯曲的路线，还怕丢了大哥。而大哥永远那么触目地走在前面，即使和他一般高的人，看起来也矮了。大哥已经等在一条巷子口了，正朝自己这里张望，眼睛里流露出焦灼和关切。他却鼻酸了。

三

与东海相连的黄海，有一个风平水浅的湾，坐落了一个城。城临着海，背着山，山不

高，也不大，却颇有故事。城里的人知道，《西游记》里孙大圣的家乡便是此山。城里都传说，那一年，有个书生进京赶考却名落孙山，回来途中，终觉无颜见江东父老，便在此山隐居了。此人长得奇丑，有一脸的麻子，羞于见人，日日在山上，吃野果，喝山泉，石头上刻了棋盘独自下棋解闷，仍然排遣不了时光，不由得胡思乱想，作了这空前绝后千古传奇的《西游记》。书是作在纸上的，随风就传远了；山却生在地里，寸步难移。因此，人多认为那花果山水帘洞是文人胡诌出来的，却不料山是座实山，被撂荒在黄海边上一个小凹子里，只通小小的船。火车须坐到北徐州，才可四面八方地出去。少有人出，少有人进，一城的人，傍山临水，繁衍得很热闹，生得多，死得少，养男又养女，男男女女出落得花似的。只是衣着总不时新，凭着北徐州来客的样子，千差万错地打扮自己。

城东金谷巷里，早些年落生了一个女孩儿，哭声又响又脆，唱歌似的。小脸儿粉红的一块云，都说少见这么美的婴儿。却又说，那样的地方，那样的女人，生下这样妖娆的女儿，也不意外了。



女孩儿只是唱似的哭。

四

从那名副其实的花果山朝西去三百里，有个新新的小城。小得只算得上个县，却是个新县。外帮人极多，南腔北调地说着普通话，普通话成了南腔北调。明明是离黄海近，偏偏叫了个青海，与那大西北的青海省重了名不说，也名不符实啊。

城里有个剧团，唱的是南梆子，吃的是自负盈亏，住的是一个小杂院，吹拉弹唱，吃喝拉撒，全在里了。

小杂院北面有片杂树林，树林里日日有把二胡，哭似的唱。

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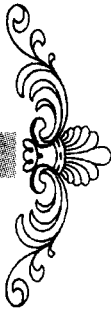
大哥天天给他上一小时乐理和视唱练耳课。乐理他记得很快，只要说给他，他便再忘不了，一串串拉丁字母的术语，全背了下来。倒叫大哥吃了一惊。耳朵也好，两个月下来，再没有逃过他去的和弦，失手摔了一个碗，也能在钢琴上按出碗碎的音高。就是不肯开口唱，把张脸憋得通红，眼泪都涌了上来，也吐

不出口。唱过女中音的大嫂给他弹琴，温存地劝他放松。他却加倍紧张起来。大哥生气了，对他说，要是考不上音乐学院附中，便只有回家了。他低垂着头，纤长的手指弯曲起来，刚要捏成拳，又松了，垂了下来。手指肚涌上一股红，又退成苍白。然后，他只肯小小声地唱，须屏住气静听。声音有点喑哑，却绝不走调，听久了便会出神。

然后，他考上了音院附中，大提琴专业。跟了一位女老师，男人般的手，男人般的嗓音。和她比起来，他倒更像是女的了。她将他按坐在椅子上，手在他的腰脊上拍击，意思要他坐直。他坐直了，她的手却还贴在背上，热呼呼的，一直渗进了肌肤。他直直的不敢动，心里却有几分欢喜，他欢喜她是个女的，却又不像是个女的。她将琴交给他，斜倚在他的膝上。琴直往下溜，一溜到底，她却不许他用手抓住，也不许用膝盖去夹，只允许他的左手指轻轻抵着琴颈和指板的背面。她早已告诉了他，什么是琴颈。拇指轻轻抵着琴颈，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一排四指轻轻地放在指板上。琴往下溜，他不知该怎么阻止它往下溜。可是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天，琴渐渐地不



再溜了。并没有什么阻止它，一切都和过去一样，可它不再溜了，它自然地倚顺在他怀里。弓毛在弦上滑过。



他的弦响了。老师同学都说他音色是格外的好，纷纷看他练琴，研究他弓毛与琴弦的角度和力度。他自己都困惑，他以为一切都是极自然的，犹如风要吹，水要流。他很爱拉琴，即使拉空弦，都有趣味。凡从弦上发出的声音，他都珍爱，好像是琴在说话似的。他拉琴，就好像在和它对话。他的每一句问话，都有相应的回声，从不辜负。这大约就是他的全部秘密。和同学们奇怪他一样，他也奇怪着同学们，竟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什么也不说，什么回应也得不到地拉琴。他从别人的琴房走过，总是为那枯燥空洞的琴声，厌烦得皱紧了眉头。老师为他骄傲，大哥也为他骄傲。

他每个礼拜天的上午，到大哥家去。大嫂生了一个男孩，清秀的模样，都说像他小时候，他将大哥给的饭钱，克扣下来买了一只小铃鼓系在侄儿的摇床上，摇床一摇，铃鼓便沙沙地唱。他从心里爱着大哥大嫂，和这个都说像他的侄儿，却不知如何来表达这点情感。他在大哥家里，拘谨得要命，肚子本是饿得叽叽

咕咕叫，可一上饭桌，竟一点食欲也没了。望着大嫂给掀的满满一碟好菜，甚至恶心起来。而饭桌刚一撤下，却又感到饥肠辘辘。他满心想为大嫂做一点家务，却不敢动手。他装作上厕所，久久地将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，望着盆里的尿布犹豫：洗还是不洗？他是极想去洗，如能动手去洗那散着奶香的尿布，该是多大的愉快。可他又极怕那专门侍奉产妇的保姆会来与他争夺。他是决计争不过她的，想象那争夺他便发窘。可他多么想洗，他想做一点点小事来报答大哥一家对他的恩惠。他几乎是痛苦地斗争着。如不是这时候有人敲门催促他出来，他便永远结束不了这苦闷了。

他在亲爱的大哥家里窘迫得毫无办法，午饭过后就要走，任人怎么留也留不住。他像逃跑似的出了大哥住的弄堂，方才轻松下来，却又透心地难过。他苦苦盼望了整整一周的快乐就这么结束了，下一轮的苦想又开始了。他日日夜夜苦想的快乐，临到头竟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。他不能解释这一切，只觉得十分苦闷，苦闷极了的时候，他便想家了。

家里那样一所黑洞洞的大宅子，待要去想，眼前便被黑暗遮满了。黑暗深处，慢慢浮

